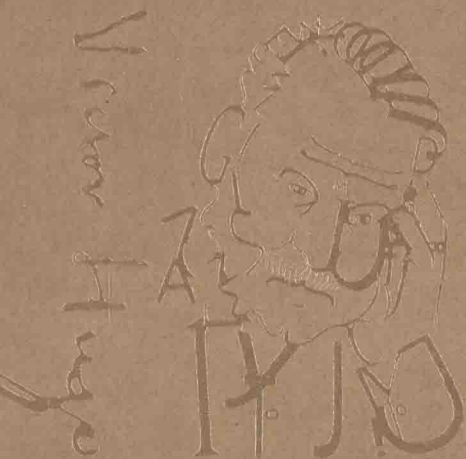


雨果文集

柳鸣九主编

第二十卷 散文卷

见闻录 张容译



20



雨宋文集

见闻录

张容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见闻录 / (法) 雨果著; 张容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5

(雨果文集)

ISBN 978-7-5502-3072-9

I. ①见… II. ①雨… ②张… III. ①近代文学—作品综合集—法国 IV. ①I56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05148号

见闻录

作 者: [法国] 维克多·雨果

译 者: 张 容

选题策划: 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徐秀琴

特约编辑: 邓 敏

封面设计:  灵动视线

版式设计: 姚建坤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69千字 960毫米×640毫米 1/16 印张45.5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3072-9

定价: 46.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243832

目 录

1830 年	1
1831 年	11
1832 年	13
1834 年	15
1835 年	16
1836 年	19
1837 年	20
1838 年	21
1838 年	24
1839 年	42
1840 年	47
1841 年	62
1842 年	75
1843 年	83
1844 年	94
1844 年	105
1845 年	107
1846 年	116
1847 年	195
1848 年	249
1848 年	261

1849年	380
1850年	401
1851年	415
1852年	424
1853年	432
1854年	468
1855年	476
1856年	497
1857年	500
1858年	503
1859年	505
1860年	509
1861年	516
1862年	518
1863年	520
1864年	526
1865年	528
1866年	532
1867年	533
1868年	535
1868年	542
1869年	543
1870年	548
1871年	593
1872年	640
1873年	651

1874 年	659
1875 年	666
1876 年	672
1877 年	681
1878 年	688
1879 年	692
1880 年	696
1881 年	699
1882 年	702
1883 年	706
1884 年	707
1885 年	709
题解	714
雨果生平创作年表	715

1830年

3月7日午夜

从2月18日开始,《艾那尼》在法兰西剧院上演。每场的收入有五千法郎。每天晚上观众为每一句台词喝倒彩,真是少有的吵闹场面。剧场正厅的观众大声嘲骂,包厢里也时时爆发出大笑。演员们狼狈不堪,充满敌对情绪,大部分对他们要说的台词也抱着不屑的态度。报界的态度也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每天早上都要嘲讽这出戏和作者。如果我进阅览室看报,每份报纸上都写着:“荒谬的《艾那尼》;可怕的《艾那尼》;愚蠢的、虚假的、浮夸的、矫饰的、怪诞的、晦涩的《艾那尼》。”如果我在演出的时候走进剧场,在走道上每一刻都会撞到从包厢里走出来的观众,他们气愤地摔门而去。

玛尔丝小姐很忠实地扮演她的角色,但却嘲笑这个角色,甚至当着我的面。米什罗把角色演得过火得可笑,还在我背后嘲笑这个角色。没有一个置景工、一个群众角色,甚至一个点油灯的人不轻视我。

今天,我在乔尼家进的晚餐,是他请我。他在戏中扮演吕伊-葛梅兹。他住在雅尔迪奈街1号,和他的侄儿、一个年轻的神学院学生住一起。晚饭的气氛有些沉重,也很友好。来客中有不少记者,其中有多瓦尔太太的丈夫梅尔勒先生。晚饭后,有世上最美的满头银发的乔尼站了起来,将杯中斟满酒,转向我,我在他的右边。下面就是他对我说的话(我回家后把这些话记了下来):

“——维克多·雨果先生，扮演堂·吕伊-葛梅兹的老者今天在您面前怀有的崇敬之情绝不亚于现在已不为人知的那个二百年前在《熙德》中扮演唐·狄哀格的老者在伟大的高乃依面前所怀有的崇敬之情。”

给《艾那尼》喝倒彩有何用呢？将嫩芽捻碎就能阻止树变绿吗？

7月26日

今天晚上八点，在美妙的太阳落在星形广场的凯旋门后时，我看见了两个可爱的英国女子，她们有着伟大的诗人都想象不出来的美丽面孔，正在她们的画册上画着一个假哥特式建筑的可笑磨坊。她们居然欣赏这玩意！对此我感到很悲哀。如此美丽的女子居然迷恋这么微不足道的东西！如果她们有朝一日能看到我写的这些，我希望她们会感到羞愧。她们都穿着丧服，无疑是为乔治四世而穿的。一个年轻的男人陪伴着她们。

8月

1830年7月以后，我们需要的是共和政体这件事和君主立宪制这个词。

只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一切事物，七月革命使我们突然从君主政体过渡到共和政体。英国的国家机器在法国已经转不灵了，辉格党人将在我们的议会中处于极右派的位置。反对党改变了阵营，7月30日之前，是在英国，今天是在美国。

只有当智慧和权力这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时，社会才能得到

真正公正的管理和统治。如果智慧只照亮了社会团体上层的一个人，那么就是这个人统治；神权政治有自身的逻辑和美妙之处；一旦有几个人得到智慧，那么就是这几个人统治；这时贵族统治就是合法的。但是，当黑暗在所有的地方都消失后，当所有的人都沐浴在智慧之光中时，那么就是所有的人统治一切。对共和体制而言，人民已经成熟了，让人民拥有共和体制。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是曙光。什么都不缺，甚至公鸡都不缺。

古人称之为盲目的命运现在对事物的发展看得很清楚，并能做一番推理。事件一个接一个，一环套一环，按照一个可怕的逻辑在历史中发生着。如果与它们拉开一定的距离，可以看到它们严谨的庞大的规模；人类的理智在这些命运的巨大推论前打掉了它短浅的量度。

在一个社会的不平等与自然的不平等相抗衡的秩序里，只能是虚假，不自然，矫揉。社会的完全平衡取决于这两种不平等的结合。

国王拥有今天，人民拥有明天。

本世纪有一个伟人和一件伟大的事情，那就是拿破仑和自由。失去了伟人，那就让我们拥有自由。

国王最后的理智是炮弹。人民最后的理智是街头。

我不属于你们这些戴红帽、热衷于断头台的人。

对于许多事后冷静地提出恐怖理论的理论家来说，93年^①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截肢术，但又是必需的。罗伯斯庇尔是政治上的杜皮特朗^②。我们所说的断头台只不过是一把手术刀而已。

这是可能的。但是，从今以后社会的痼疾不再由手术刀来医治，而是由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血的净化、良好的营养、力量和能力的锻炼、合理的饮食来医治。我们不再找外科医生，而是找普通的医生。

许多好的东西被摧毁了，有的还继续在刚发生的地震中摇摇欲坠。尤其是搞艺术的人不知所措，在混乱的思想中向四方无目的地奔跑。请他们安下心来。地震过后，我坚信我们的诗歌大厦依然挺立，而且更加坚实，能够抵挡所有的地震。我们的问题也是一个自由的问题，这也是一场革命。她将与她的政治姐妹并肩前进。革命就像狼一样是不会自相残杀的。

9月

这六个月来，我们的疾病是内阁和议会多数派；这是一场受到抑制的革命。

9月15日

认为欧洲的平衡没有受到我们革命的影响的看法是错误的。它会受到影响的。使我们强大的是无论哪个国王派军队对付我们，我们都能够发动人民推翻他。对我们来说，革命就是我们想打到

^① 指1793年，这一年巴黎人民第三次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统治，建立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专政的革命政权。（以下除注明原注外，均为译者注。）

^② 法国19世纪著名外科医生。

哪就打到哪。

只有英国是可怕的，有一千条理由这么说，我会在其他地方谈这些理由。

十年以来，随着年龄和经验的生长，我在 1820 年的保皇主义和天主教信仰已经崩溃了。但在我心中还残留着某种东西，那就是宗教和诗的废墟。偶尔我还转过身去充满敬意地看看它，但我不会再去那儿祈祷了。

专制下的秩序，按照阿尔费里的话来说，是一种没有灵魂的生活。

我们现在处于极度的恐慌中。比如，一个俱乐部就令人害怕，这很简单；这个词大众是用一个数字来表达的：93。对下层来说，93 年是荒年；对中等阶层来说是最重刑，对上等阶层来说则是断头台。

但是，我们是在 1830 年。

某些人理解的共和体制是那些没有一个苏、没有思想、没有道德的人反对拥有这三样东西中的一样的人的战争。

我理解的共和体制是独立自主的社会；自卫，是国家卫队；自行审判，是陪审团；自行管理，是公社；自行统治，是选举团。

军队、法官、行政、贵族院这君主体制的四大成员对共和体制来说只是四个讨厌的赘疣，很快就要死去。

在一个宪章里总是有两样东西：一国人民和一个世纪的解决方法 and 一张纸。控制一个民族的政治进步的全部秘密就在于能否区分社会的解决方法 and 那张纸。以往的革命提出的所有原则构成了宪章的基础。请遵守这些原则。因此，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與

论自由，结社自由，贸易自由，工业自由，说教自由，言论自由，演戏的自由，舞台的自由，法律平等，所有的人选择所有的职业的自由，这一切都属于这些原则。但是，关于那张纸、它的形式、它的成文、它的书写，关于年龄、取得选举权的纳税额、选举资格、继承权、职务的终身性、刑罚等问题，你们要多操点心，要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进行改革。事物在不断地发展，文字就不能僵化。如果文字起了阻碍作用，就应该打破它。

有时应该强奸宪章，好让它们生出孩子。

一场战争将于某一天在欧洲爆发，这是一场王国对祖国的战争。

革命的犁是多么可怕！是人头在犁沟两边的犁铧间滚动。

不要摧毁我们的哥特式建筑。对三色彩玻璃发发慈悲吧！

有些人自以为很超前，实际上他们还停留在 1688 年。但是我们离 1789 年已经很遥远了。

新一代进行了 1830 年的革命，老的一代试图丰富这场革命。疯狂，无能为力！二十五年的革命，六十年的议会，组合的结果是什么呢？

老人们，不要把自己关在议会里，赶快打开门，让青年人进去。要想到向他们关闭议会的大门，就是把他们留在公共广场上。

你们有一个很漂亮的大理石讲台，上有勒莫先生的浮雕，你们只想据为己有，这很好。一个美丽的早上，新一代将推翻一只桶，这个讲台立即就会接触到地面，这地面曾粉碎了一个维持

了八个世纪的王国。想想吧。

在欧洲目前的格局中，每个国家都有它的溃疡，每个王国都背着沉重的包袱。土耳其有希腊，俄国有波兰，瑞典有挪威，普鲁士有波森大公国，奥地利有伦巴第，撒丁岛有彼得蒙，英国有爱尔兰，法国有科西嘉岛，荷兰有比利时。因此，每个当主人的人民旁边都有一个当奴隶的人民；每个处于自然状态中的民族旁边都有一个处于非自然状态的民族。一座糟糕的建筑，一半大理石，一半灰泥。

10月

上帝的智慧像太阳一样总是同时放出所有的光明。人的智慧则像那苍白的月亮有它的周期，有缺有圆，有明亮有黑点，有满月有缺月，它只能借助太阳的光，但有时它竟敢遮住太阳的光。

圣西门们有很多思想、观点和正直，但他们错了。人们不能用一种道德建立一个宗教。应该有教义，有宗教信仰。为了树立信仰和教义，就要有奥义。要让人相信奥义，就要有圣迹。去做先知吧，先做上帝吧，如果你们愿意；然后在教士之后，如果你们愿意。

教会肯定，理智否定。在教义的肯定和人的否定之间，只有上帝能够说话。这句话——什么呢？人类的理智猜不到，也想象不到。

像拿破仑这样的头脑是人类所有才能的交汇点。需要数世纪才能再产生出这样的头脑。

对一个人带贬义的赞扬就是：他的政治观点四十年没有变。这就是说他没有每天的经历，对发生的事件没有思考和反思。这是称赞死水，称赞死树；这是喜欢牡蛎，而不喜欢鹰。相反，所有的观点都是可以变化的；在政治上，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的，除了政治的内部道德以外。这道德是良心上的事，与观点无关。人的观点可以很体面地发生变化，只要他的良心不变就行。无论观点的变化是进步还是后退，这变化从根本上来讲是生命的表现，是符合人性的，是社会的。

耻辱的是为自己的利益改变观点，为了一个埃居或晋级而突然从白旗跳到三色旗，或反之。

法律平等就是在上帝面前平等，这是用政治语言来表达的。所有的宪章都应该是福音书的译本。

所有试图摧毁家庭的社会理论都是错误的，而且是无法实行的。除非在摧毁后再建立家庭，社会是可以解决的，家庭则不行。只有自然法则能够进入家庭的构成。社会可以利用所有人造的、暂时的、合适的、偶然的法律来治理。当一个社会衰落了，太陈旧了，或很糟糕的时候，要消灭这个社会，法律是有用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但是，消灭家庭从来就不是有用的，必要的，有益的。当你消灭一个社会时，最后的残余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家庭是社会的晶体。

11 月

有许多伟大的东西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一个民族的作品。埃及的金字塔是无名的；七月革命也是如此。

非常好的选举法（当人民能够认字时）：

第一条：所有的法国人都是选民。

第二条：所有的法国人都有被选资格。

耶稣会是政治和社会的结合，是团体中的团体，是教会中的教会，是核心中的核心，因为天主教拥有第二大权力。

12月9日

本加明·贡斯当昨天去世了，他是那些少有的能使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更有光彩、更激烈辛辣的人之一，这些思想是人民的武器，可以打败所有军队的武器。只有革命才能把这种人投入社会中。为了做浮石，必须有火山。

在同一天里，发布了歌德、本加明·贡斯当、彼得八世去世的消息。查理·诺迪埃对我说：“三个死人的教皇。”

如果教会不提高警惕，改变其生活，法国人很快就会只相信三色旗，而不相信其他的三位一体了。

今天的法国是不可攻克的堡垒！作为城墙，中部有比利牛斯山脉，东部有阿尔卑斯山脉，北部有比利时和它成排的堡垒；西边有大洋做壕沟。在比利牛斯山那边，在阿尔卑斯山那边，在莱茵河和比利时的堡垒那边，有三个正在闹革命的民族：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他们给我们站岗；在大海那边是美利坚合众国。在这个攻不破的法国里，作为驻军有三百万巴荣纳人；有四十万士兵守卫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比利时的雉堞；为了保卫国土，每平方英尺就有一个国民自卫队。最后，我们控制着遍布欧洲的所有

革命。我们只需要说一声：“开火！”

运动从中心传向周围；作用在下面产生，但是它产生了。父辈们看到了法国革命，儿辈们将看到欧洲革命。

政治权利、陪审员、选民、国民自卫军的作用，这些显然应该进入国家的每个成员的正常构成中。人民中的每个人首先是国家中的成员。

不过，政治权利也应该蛰伏在每个人身上，直到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政治权利，它意味着什么，人们用它来做什么。要行使权利，必须理解权利。合乎逻辑的是对事物的理解应该永远先于对事物的行动。

因此，必须开导人民，再赋予他们权利。对于统治者来说，尽快开导愚昧的民众是一项神圣的责任，因为，最终的权利是在他们那里。所有诚实的监护人都应该加快被监护人的解除监护。增加通向智慧、科学、才能的道路吧。议会，我几乎要说王位，应该是一个梯子的最后一级，而第一级应该是学校。

而且，教育人民，就是提高人民；开导人民，就是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教人民文化，就是使他们变得文明。每日读书的温火能够溶化所有的野蛮。要让人民学人文科学。

当人民要人头的时候，不要为他们要求权利。

1831年

3月13日

卡斯米尔·贝里埃内阁。这是一个使伤口麻木，但不能使伤口愈合的人；治标而不治本；一个服了阿片酩的内阁。

“多么混乱的统治！多么混乱的时代！要畏惧一切，又要抗拒一切；一场骚乱紧接着是一场骚乱；人们通过预告动乱的方式发起动乱；要不停地采取措施，但是措施又很不明确，缩手缩脚；要发挥许多力量，而力量就是专制；人们被成千上万的建议所包围，却要向自己讨主意；人们被迫怀疑动机纯正的公民，而不信任、不安、夸张使公民几乎和谋反者一样可怕；在困难的时刻，人们甚至被迫理智地让步，维持混乱，承担一个光荣的职位，但却被惊恐所包围；在如此巨大的困难中，还可有清醒的头脑，永远保持冷静，理清最小的物件，不冒犯任何人，消除所有的嫉妒，不停地为人服务，讨好别人！”

这些话非常符合现时的特点，符合我们目前的政治形势的每一个最小的细节。这些话是四十年前由米拉波^①在1789年10月19日说的。革命的某些阶段是会重复的。今天1830年的革命正处于1789年革命的暴动阶段。

当革命从理论过渡到实践的时候，通常是以暴动开始。暴动

^① 法国大革命时的著名政治家。